

時尚它不深刻嗎？

將時尚置放在Communal Art與社會脈絡下的思考——由「新寶島地攤隊 ②」的《時尚聖誕》談起

文 / 許淑真（高雄市立美術館「新寶島地攤隊2」主題展演活動計劃主持人）

時尚是人類活動和思維下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現象的部份縮影，如經由文化觀察而得來的「街頭時尚」研究，重點在採合在地人們的風土民情與文化結構，甚至溫度氣候等，它如文化一樣沒有好壞之分，反而是對多元價值的一種尊重。

《趕時髦》(Following the Fashion) 是一幅在1794年由英國藝術家James Gillray所繪的諷刺畫，這幅畫大大嘲諷了當時具有初期新古典傾向的女性時尚樣式，尤其是針對"short-bodied gowns"¹。長期以來人們對於「時尚」一詞便抱持著又擁抱又唾棄的雙重態度，推崇者認為時尚就是迷人、美麗

與風格的同義字；而持負面評價的人認為時尚只是一時的流行，而且是偏向物質主義的奢靡，如英文的"fashionista"²或"fashion victim"（時尚的犧牲者）便嘲笑著跟隨在時尚流行操控下的人們，如奴隸般的行為。



● 《趕時髦》(Following the Fashion)，James Gillray，蝕刻版畫，1794。圖片摘自網路：<http://memory.loc.gov/master/pnp/cph/3g00000/3g06000/3g06200/3g06231u.tif>

時尚的完成是否是一種文化與身分的認同過程

而尤其是十八世紀下嫁給法國路易十六國王的瑪莉·安東尼 (Marie-Antoinette, 1755-1793) 皇后，幾乎是這類負面評價的化身，這位被譽為法國史上最美麗的皇后，從少女時代因通婚聯姻由奧地利嫁到法國，在當時被認為其不知羞恥的奢華與皇室的無能，激起了巴黎平民激動憤慨的情緒，到最後在法國大革命下以叛國之罪名與路易十六雙雙被送上斷頭台。在當時被衆人所唾棄的瑪莉·安東尼的華麗裝扮，過了200年後的今天，卻被認為是領導潮流的第一代時尚女王，其洛可可 (Rococo) 風格的矯飾、繁複與極盡奢華的美學造型，更是現今許多知名設計師的追隨對象，如英國服裝設計師也是被譽為龐克教母的 Vivienne Westwood，以及現今當紅的服裝設計鬼才 John Galliano，以及時尚界經典的娃娃妝、誇張的假髮造型，都可明顯看出深受洛可可風的影響。

而更重要的是有許多研究學者與媒體開始對這對夫婦有新的見解，甚至帶有平反的意味，其中最著名的便是2007年得到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的電影《瑪莉·安東尼》³，導演蘇菲雅柯波拉 (Sofia Coppola) 試圖以她女性的觀點重新詮釋這段歷史。而更有許多學者認為瑪莉安東尼的一生其實就是政治化下的犧牲者，並且是極受控制的。包括嫁給一位從未謀面的男人、被迫放棄身為奧地利人的身分與文化，甚至是法國大革命群眾暴動對象下的代罪羔羊。



● Coiffure à l'Indépendance, 法國時尚諷刺畫。圖片摘自網路：http://muse.jhu.edu/demo/eighteenth-century_studies/v038/38.1thosford_fig04.html

當然利用一些不同的角度來看，她身上的許多精心打扮常常隱藏了某些徵候的線索。如電影有一段皇室的煙火慶祝典禮中瑪莉·安東尼的誇張髮型與服飾，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這曾出現在當時諷刺畫的特殊造型，其實述說了瑪



● 蔣妙雨《時尚、時尚生活、生活》作品在高美館戶外的呈現片段，右起為蔣妙雨、時尚秀的模特兒、與擔任模特兒整體造型與現場座談的黃啓方。(林宏龍攝影)。

莉·安東尼身為非法國血統出身的焦慮。在1778年，當時支援美國獨立革命的法國皇室，其軍隊贏得了戰役，而瑪莉·安東尼頭頂著的就是當時成功擊退英國 Arethusia 艦的法國驅逐艦的模型，而這法式髮型的表現形式呈現了瑪莉·安東尼面對法國文化適應的同化過程 (acculturation)，在試圖鞏固她的地位之外，也聰明的掩飾她的鋪張，而這髮型的政治化也成為1770年代奢華的標誌，與反應法國大革命之前的舊法國政治與社會 (Ancien Régime) 的現象。⁴

時尚是人類活動和思維下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現象的部份縮影

所以時尚除了傳達了人類活動和思維之外，也具有當時社會現象的部份縮影。據大家所熟知的時尚會反映在服飾與身型上，也與當時的文化藝術與工藝、劇場舞蹈與音樂、建築與室內設計相關，甚至和娛樂與禮儀、經濟與管理、政治與宗教都有相當大的關係。而工業革命之後到現在，更是與產業文化、材料的創新以及文化的跨越、甚至與電腦程式設計的織品技術都有關，甚至是具款待特質的服務業 (Hospitality industry)⁵ 亦然。所以在某一個層次上，時尚也是 Communal Art 的一個種類，時尚風格的起起落落，通過了文化的試煉呈現了在那個時代人們的身影與活動，而這樣的美學觀是多元且錯綜複雜的。

在當代時尚的產業也有許多與以往不同價值的反動，譬如已經夯很久的泰國時尚產業除了著墨在較中上層社會結構的時尚設計之外，你也可以在曼谷北邊的恰圖恰克市集裡買到廉價的如他們所說的「夜市時尚」或「市場時尚」產品⁶；還有一種經由文化觀察而得來的「街頭時尚」研究，重點在揉合在地人們的風土民情與文化結構，甚至溫度氣候等，它如文



●「時尚雜貨舖」一樓的局部照片，這裡提供整體造型設計，與設計師和藝術家交流的空間，後方牆上掛的即是蔣妙雨的時裝設計作品。而樓上則為設計師工作室。（許淑真攝影）。

化一般沒有好壞之分，反而是對多元價值的一種尊重。

「時尚雜貨舖」VS.「藝術是動詞」

而現存在台灣的創意市集其實也多少有點支持這樣的平民時尚產業，一種小而美，並且不需有大量資金與人力的經營樣式在生存著，所以針對高雄市立美術館「新寶島地攤隊2」的12月第四檔主題展演活動，就推出了以國內優秀服飾、飾品、設計工作者為主的《時尚聖誕》展演，展演的藝術家有「不得居藝術館」的時尚玩飾設計師王玉鳳、「衛星設計所」的皮革小物設計師劉上鳴、「PAPHOS」的時尚鞋款設計師呂思源與平面視覺設計師賴星光、與由社區婦女所組織的「3.888設計群」。而這次計畫的主題藝術家蔣妙雨設計師以《時尚、時尚生活、生活》為名，結合視覺藝術的展示模式，並在現場做立體裁剪表演，以及作品獨立發表秀等的多樣演出。蔣妙雨透過現場胚布的整、燙開始，以大區塊布料的剪裁、服裝輪廓線條比例的調整，過程緩慢而精準的手部動作，呈現了手感的美妙經驗，而在過程當中蔣妙雨更是安排了黃啓方、吳懷萱與黃靖渝三位老師在現場以對談的方式與觀眾做直接面對面的溝通，並在尾聲作完成作品獨立發表秀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與傳統都市名媛和政商名流所參加的服裝秀比起來，蔣妙雨所策劃的這場展演基本上是更具知性，並重視觀眾互動分享的，她利用地攤形式讓人人都可是坐上貴賓，而沒有社會階級之分。相同的參與這次《時尚聖誕》的「衛星設計所」(Sputnik design)的設計師劉上鳴，也特別重視皮革材料與手感之間的關係，Sputnik是1957年俄

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名字，在俄文意即旅伴，而劉上鳴將Sputnik繞著地球的旅伴關係，透過設計展現在他的皮革小物上。他藉由日常生活的散步，觀察正在消逝中或未消逝的風景，收集存在於自然或被迫自然的景物，對於這些小細節的收集，從紙筆的實現轉換成皮革小物的線條與圖案，希冀這由生活所累積出的手中小物，成為購買者生活中最好的旅伴。

而在同一個時間由黃啓方、蔣妙雨、和劉上鳴等設計師所籌劃的「時尚雜貨舖」，隱隱而為的傳達了當代人們希冀重返具溫度

感的生活，這個在高雄市區一個小巷道的舊式透天屋，像是一個時尚實驗創作空間，它呈現了黃啓方所提的一種反思，也就是面對「把經驗刪除，所以時尚降級」的普遍問題，所提出的積極行動，尤其針對手感的創造在當代台灣的设计教育已經式微的狀況下，為什麼設計師還能在談無感創意時的普遍化現象，所做的一個深度思考。而這樣帶有都市常民精神的實踐，也在「3.888設計群」中可以看到，這一群在高雄由不同社區所從事的藝術教育的婦女們，秉持著「藝術是動詞」的觀念，讓現場觀眾都成為時尚氛圍的製造者。

經濟報酬與文化報酬孰重孰輕，還是到頭來只是個消費

其實近幾年來國際上對於時尚設計業有著許多不同的思考與行動，但每一個計畫都真如他們所說的這樣，還是我們需要有另一個層面的觀察。如在2005年英國BBC的一個紀錄影片“The dollar a day dress”(一天一美元工資的衣服)，便是試圖凸顯全球化貿易系統如何危害貧窮國家的嚴厲真相。主持人Steve Bradshaw從撒哈拉沙漠到安第斯山脈，揭發有關自由貿易對於開發中國家的衝擊。主持人每到一個國家便收集一塊當地的布料，如馬利、秘魯、烏干達、和柬埔寨等國家，並請倫敦時裝學校的學生設計並由名模特兒展示，這混合了來自許多貧窮國家的布料所做成的時裝，強烈象徵了有數百萬的人們每天以不到一元美金而活的現狀。

而另一個與時尚略有關係的選美比賽，也試圖以新的審美觀點來進行。在今年四月初非洲南部安

格拉的首都盧安達將要舉辦「2008年地雷小姐」的選拔，來自安格拉18個省所選拔出來的參賽者，將勇奪「2008年地雷小姐」的頭銜以及一隻黃金義肢。經過長達27年內戰的安格拉雖然在2002年結束了，但是境內各地於戰亂期間所埋下數百萬的地雷，就算是現在還是有許多人誤觸地雷而受傷，而安格拉「掃雷委員會」便重申這個選美盛宴是突顯地雷倖存者的生活困境，而參與競賽的選手當然是肢體殘障，而且有的已經離過婚、生過小孩、年紀將近四十、學歷不高、甚至失業在家…等，完全違背現今全球盛行選美的標準。

以上的這兩個計畫似乎符合了新的積極性思考，並貼合社會意識的倫理，但細細品味不難看出其破綻之處。以「一天一美元工資的衣服」的計畫而言，可以看出它將世界看的過於總體與單一，而忽略了如何將全球化與在地價值之間做一個磨合，對某些地區的人們而言，藉由勞動所獲取的工資，負擔了養家活口的功能也意味著取得在家庭地位的認同，而非只重視其經濟報酬以及勞力剝削問題而已，而帶有勞動的神聖性，以及無可取代的文化報酬，也是在談剩餘價值之外⁷，一種單純工業化時代過渡到文化產業時代的考量，也就是在這樣的產業裡如果它提昇了勞動者屬於自己的文化意識的話，那也許亦可在勞



●「一天一美元工資的衣服」計畫所完成的時裝設計，而布料是來自許多貧困國家的當地布料（材料）的收集。圖中的英文框標示著布料的收集地，由右上開始順時針為：柬埔寨的絲、祕魯羊駝的毛、烏干達的棉、以及馬利的棉。圖片摘自網路：<http://news.bbc.co.uk/1/hi/programmes/panorama/4314653.stm>

動生產價值中得到一種文化報酬。所以反而要去擔心的是工業化的分工狀態，是否讓勞動執行的過程裡失去了一種滿足感，還有就是一旦失業，其之前的工作經驗有沒有累積出一種技術能力，才是較大的問題。

而「2008年地雷小姐」選拔的美意，原想提醒世界對這類事件的重視，以及經



● 右為「2008年地雷小姐」選拔的參賽者，而左為安格拉境內常見的地雷。見其活動專屬網站：<http://www.miss-landmine.org>

由這樣的競賽籌措到部分資金，再支援更多地雷的拆除工作，但選美產業本身的爭議性本來就很大，更何況這一切的主意都來自於西方世界國家⁸，雖然主辦單位特別重申沒有煽情的意圖，但就被選的佳麗本身，是真的接納了自己，還是變成其他世界國家的人們消費悲情的一個犧牲品。這真的是一個血淋淋的過程，當自己悲慘的身體成為資本家的贖罪券的同時，在購買與被購買之間，又重蹈了資本商業剝削體系的舊路上了。■

參考書目：

Hosford, Desmond. "The Queen's Hair: Marie-Antoinette, Politics, and DNA",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38, no.1 (2004) pp. 183—200.

註釋：

- 1 "short-bodied gowns" 意即身著短上身長袍禮服的人。
- 2 "fashionista" 這個字是用來嘲諷瘋狂追求時髦與流行之人，有時也用來指撰寫時尚報導的評論家。這個字由英文的 fashion 和西班牙文的 -ista 所組合而成，-ista 通常帶有詆毀與貶抑的意味。
- 3 這部電影原名就是《Marie-Antoinette》，而台灣翻譯成《凡爾賽拜金女》，但我覺得與蘇菲亞柯波拉的原意並不太符合。
- 4 Hosford, Desmond. "The Queen's Hair: Marie-Antoinette, Politics, and DNA",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38, no. 1 (2004), pp. 188—190.
- 5 服務業需要製作大量的制服，如醫院、飯店、餐廳、賭場、俱樂部等，都為了反應其服務性質與商標的設計。
- 6 有人分析泰國的創意產業能夠如此興旺的原因之一，與他們對多元文化的擁抱有關。這個問題有些學者認為泰國因為是全東南亞唯一沒有被殖民過的國家，所以它對外來文化較無仇恨的成分，但也有專家認為跟全泰幾乎九成以上國民篤信佛教所蘊含的人生觀亦有關聯。
- 7 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剩餘價值是指剝削自勞動者勞動價值中的利潤，即“勞動者創造的被資產階級無償佔有的勞動”。關於剩餘價值，社會主義國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剩餘價值應該歸無產階級所有。
- 8 這個計畫的設計是由挪威的劇場導演 Morten Traavik 而來，他計畫將這個案子在2008年底或2009年在柬埔寨繼續執行，而全世界像安格拉與柬埔寨境內有許多地雷的還有阿富汗。